

于丹：人心不能乱



2013年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参加上海的时尚Cosmo二十周年庆典。他们做了一次盛大的颁奖，获奖的有我跟杨澜。那天我们两个在台上，都穿着晚装，她穿的是西式晚装，我穿的是金色的旗袍，肩并肩地微笑着领奖。我跟杨澜小声地说：哎，一会儿下去咱吃点火锅去？杨澜说行。领完奖，我去换条牛仔裤，叫上李少红、朱哲琴，我们几个就昏天黑地吃火锅去了。

完了记者采访我们，说你们吃火锅都聊什么了呀？我说：还能聊什么呀，聊孩子呗。记者不信：就聊这个？我一瞬间就觉得特别感慨，我们站在台上领二十年领先奖的时候，我想说，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讲，都不能做到二十年领先潮流，她能做到的只是让灵魂领先身体、让思想领先

脚步。

前几天，也是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上，杨澜过来大声跟我说：丹，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我儿子考上哥大了。你知道那个瞬间我多么感慨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两个母亲之间的这种默契相比。我们两个从小在一起，所以我们两个见面时会放下所有最重要的事，热情洋溢地聊孩子，我认为这就叫正常。女人穿着晚装，穿着高跟鞋聊着一些特别正经的事情，没有亲情，会背离自我，那样的女人可能成功，但是她将远离幸福。成功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绝对不认为成功就是全部的幸福。我跟杨澜可以领完奖一转眼就穿着牛仔裤吃火锅去，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两个为什么能够站在领奖台上的原因，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远离过真实的、自我的

生活。

现在的女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了，你是陷入迷失呢，还是享受并平衡你的多元角色，这取决于你能不能完成自我的精神成长。有人说她是女博士，怎么这点事都解决不了？这跟你是一个大专生还是一个博士关系不大。一个人有没有知识，跟一个人有没有悟性和平衡生活的能力完全是两码事。知识不能让你更有勇气，相反，知识可能会让你更加怯懦。

每一个人的选择，或进或退，或难或易，背后都隐含着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2013年中国最大的主题词就是“城乡一体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带给人欣喜，也有隐忧。我的隐忧是什么？就是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证人心不能乱。中国人信仰天人合一，“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个“一”，是合而不同最后融合起来的“一”，不能够强调出来那么多的对立、摩擦、分裂，因为社会转型必然会出现很多矛盾。

当我们远离农耕社会的时候，我们对于伦理、天理的信任还在不在？在都市化进程中，我们真正应该去关注的是核心价值的传承。什么是我们当代的价值？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彻底过时了？它跟我们的伦理、天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孟子原来说仁义礼智，他还没有说到信，他说的仁义礼智无非是人心，仁者是恻隐之心，义者是羞恶之心，礼者是辞让之心，智者是是非之心。孟子说此四端犹如人有四体，如果这四端你在心中养得好，足以保四海，要是不能充实的话，不足以保父母。也就是说，人要有仁义礼智，你就能够担当大事，否则你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中国特别看重的是信，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来讲，信是一个基础的默契。

中国过去都是有宗庙祠堂的，很多小孩子做错了事情，你告诉他到祖宗牌位前跪下，他心中就会惭愧、忏悔了，但现在人越来越少羞愧之心。仁义礼智信这个价值体系会不会在都市化进程中逐渐被淡

化？我们经历了反右，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批林批孔，走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中国文化价值能够跟当代核心价值融合？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民营企业家们是在以商道改变中国的社会节奏，让民众享有最大的权利。你说马云建立阿里巴巴为的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让民众便捷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马云说，我希望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买东西的时候不比任何一个特权阶层的人费更大的事，浪费更多的时间。马云是我的好朋友，他自己喜欢太极，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非常深的。

柳传志非常喜欢的一个接班人——神州数码的郭为，正在推行他的智慧城市计划，我曾经跟他说：你给我做一个名词解释，智慧城市是什么？他说，我要用我虚拟空间中的整个信息系统来重建这个社会的诚信。他已经做了佛山、青岛几个智慧城市。我敬重我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他们看似在经商，但最终指向却是提升公民道德与公民权利。

做产品也是一样，在初级阶段大家比的是功能，但是高级阶段比的是信誉。我为什么现在还用诺基亚手机？因为其他手机总是宣传它的屏幕有多大，蓝牙多好用，但诺基亚总是在说“科技以人为本”。海尔讲的也不是说它的冰箱、洗衣

机有哪些功能，它所打的口号是“真诚到永远”。

2013年特别流行的一件事情是跨界整合，大家总是在说谁跨界了，简单说跨界是不完全的，跨界整合是完全的，跨界本身不是目的，跨界是手段，目的是整合新资源。

李东生曾经跟我聊，他说TCL现在也在转型，也在跨界。我跟他讲：你考虑过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电子产品怎么让生活更便捷吗？到年底的时候，他跟我讲，他和爱奇艺共同开发了一款互联网电视，电视插上线就是电脑，给老年人的键简化极了，在这个界面上你随便可以调出来你想看的电视剧。他说，这就是你说的老龄社会的电子产品。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我感动而且抱有希望，就是因为他们最后看重的仍然是一份社会责任感。

前段时间我碰见刘永好的女儿刘畅，她要接班，压力非常大，我就跟她讲：刘畅，如果你能够解决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你就算是给了中国一份真正的新希望，因为中国人最担心这个问题。刘畅非常认同我的看法。

在民营企业家里，我非常钦佩褚时健。褚橙在今天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它也是一个意志结出的硕果。当褚时健从牢里出来，面对着女儿的辞世，他决定用八年时间改良土壤，使之能够种出橙子。他当时已经是一位75岁的老人，但他就这么做了，所以今天有这么多人已经吃上褚橙了。

我觉得褚时健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精神导师，他想倡导的精神是：我们不要怕改造荒山，不要怕花时间去等待，也不要怕自己生命里所有的苦难和挫折，如果你对未来，对中国，对自己有信心，去做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面对中国企业家，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实在是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利。

摘自《创业邦》

